

〔奥〕恩斯特·阿·艾凯尔 著文 多利斯·艾申伯格 绘画

Frans Schubert

舒伯特



人民音乐出版社

245.7644

BT

时 CD
17 首乐曲 60 分钟

舒 伯 特

(附 CD)

〔奥〕 恩斯特·阿·艾凯尔著文
多利斯·艾申伯格绘画
高 士 彦译



人民音乐出版社

01/0548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舒伯特:附 CD / (奥)艾凯尔著文; (奥)艾申伯格绘画;
高士彦译.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2. 1
ISBN 7-103-02314-X
I. 舒… II. ①艾… ②艾… ③高… III. 舒伯特, F.P.
(1797~1828)-生平事迹 IV. K835.21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435 号

责任编辑: 胡 蜜

责任校对: 刘慧芳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0-1389 号

F.Schubert

Ein musikalisches Bilderbuch

本书由奥地利安内特·贝茨出版社授权出版
中文版权属人民音乐出版社所有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036)

Http://www.people-music.com

E-mail: copyright@rymusic.com.cn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89×1194 毫米 特 16 开 2 印张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60 册 定价: 26.7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装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部联系调换。电话: (010) 68278400

年 表

- 1797 年 1 月 31 日下午 1:30 生于维也纳“天门广场”(现属第 9 区)。在利希顿泰勒“十四圣徒”教堂受洗礼。母:伊莉莎白。父:弗朗茨·特奥多尔,教师。
- 1808 年 弗朗茨入神学校学习,被选为王室合唱队唱童。喜爱歌德诗作并为之谱曲,专心研究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交响乐作品。
- 1809 年 拿破仑入侵维也纳。
- 1812 年 5 月 28 日母亲患伤寒症去世。
- 1813 年 父亲再婚。弗朗茨与继母彼此善待。自神学校毕业。
- 1814 年 弗朗茨担任父亲所在学校的助理教师。1813 年莱比锡大会战中兵败的拿破仑被放逐厄尔巴岛。弗朗茨观看贝多芬歌剧《菲岱里奥》。10 月 16 日舒伯特的第 1 首弥撒曲在里希顿教堂首次演出。弗朗茨钟情弥撒曲的演唱者泰雷塞·格罗布。格罗布不久后嫁予他人。
- 1814-1815 年 维也纳会议:欧洲“重组”。
- 1816 年 谋取莱巴赫音乐学校校长职位,未果。
- 1817 年 宫廷歌唱家福格尔致力于演唱舒伯特歌曲,使作曲家名扬维也纳。辞去教职,成为“自由艺术家”。一段时间内居无定所,先后寄居友人施波恩、肖贝尔、迈尔霍弗、施温德处。
- 1818 年 夏季赴策里茨,在埃斯泰哈齐伯爵府邸教音乐。
- 1820 年 3 月因结交自由派诗人塞恩而被捕。
6 月 14 日舒伯特歌剧《孪生兄弟》在维也纳初次上演。
8 月 19 日舒伯特歌唱剧《魔竖琴》在维也纳首次演出。
- 1821 年 3 月 21 日福格尔初次演唱歌曲《魔王》。“舒伯特晚会”经常在维也纳富豪家庭中举行。
- 1823 年 患病,整个 5 月住院。在医院中创作声乐套曲《美丽的磨坊姑娘》。
- 1824 年 再度任教埃斯泰哈齐伯爵府邸,钟情其学生卡罗琳。
- 1825 年 6 月 9 日舒伯特所作《魔王》等歌曲在柏林初次演出。
- 1826 年 弗朗茨谋求康顿剧院指挥职位,未果。
- 1828 年 11 月 12 日《魔王》在莱比锡初次演出。9 月后逗留其兄费迪南家。11 月 11 日患伤寒症,19 日去世。



舒伯特晚会

我们邀请你漫游往昔年代，参加维也纳市举行的一场聚会。

你已经听到乐声了吗？

那位唱歌的女子神情欢快，她的姓名：卡蒂·弗洛里希中的“弗洛里希”在德文里也包含着欢快的意思。但她并非是这场晚间聚会的中心人物。不，所有的人都围在那戴眼镜的矮个儿男子身边，听他弹琴伴奏。钢琴不属于这名男子，而是弗洛里希家的。这座带有名贵家具的沙龙也不属于他。所有这些——加上其他许多物件！——都是弗洛里希四姐妹的父亲——一位工厂主家的财产。

琴旁的矮个男子名叫弗朗茨·舒伯特。此人有一项特殊的才能：信手拈来，都是音乐。

他的音乐伴随我们，给我们带来慰藉。即便在多年以后的今天，也是如此。

卡蒂·弗洛里希现在唱的这首歌曲中也含有上述的艺术资质。歌曲的名称是《致音乐》。歌词出自舒伯特的一位朋友——弗朗茨·冯·肖贝尔之手。肖贝尔现在也在座。他家道殷实，以艺术家自许，因为他吟诗作画、演戏样样在行，最喜欢参加各种聚会。一些人重视他的交游广阔。另一些则认为他游手好闲。

弗朗茨·舒伯特年方25岁，但已经写出了数百首歌曲和舞曲。此外还有合唱曲、室内乐曲、交响曲、弥撒曲和歌剧等等。

此前，他的作品只有一小部分获得出版。但他的许多歌曲和舞曲在

当时的维也纳多次被盗版。舒伯特的旋律到处传唱，甚至维也纳的八音琴和自动风琴上也在播放。但他的音乐尚未流行到世界的其他角落。

舒伯特以洞烛人生的精神进行创作和演奏。他的乐思无边无际。他和他的音乐一同向星星“飞去”。他仿佛拥抱着整个天空。

当他从天空回落到地面时，幸好还有知心朋友将他牢牢地接住。现在他在弗洛里希姐妹家就有这样的感觉。他知道，在这个时代里知己何等难寻。能够信任的朋友太少了。

肖贝尔断言说：“在维也纳到处是密探，数目多于常人！”密探们告发那些与弗朗茨国王和梅特涅宰相想法不同的人。然而谁又能和国王或宰相想到一处呢？

舒伯特的朋友们中间有歌唱家、画家和诗人。但他们让他来决定读些什么、唱些什么、演奏些什么。这样的晚会被称做“舒伯特晚会”，绝非出于偶然。舒伯特晚会在不同的家宅中轮流举行。

“这世界我再也捉摸不透了！”著名歌唱家约翰·米迦勒诙谐地说道：“以往是侯爵们邀请艺术家，而现在却是有钱的市民们做东道主了。”

“在我们家要更自在一些吧！”卡蒂·弗洛里希微笑着说道。其他人也跟着笑出声来，尤其是弗朗茨更为大声。只有18岁的画家莫里茨·冯·施温德未动声色——他是如此专注地在作画：打算在画上紧紧抓住舒伯特的特点。



在钢琴作坊

首先发现弗朗茨有特殊之处的是他的母亲。“谁也没有想到他这样瘦弱还能够活下来。算得上是个奇迹！”她概括地说道。

弗朗茨是她的第12个孩子，排行倒数第三。她的大多数孩子都是早夭。弗朗茨于1797年1月31日生在学校里，当然不是在学校的教室，而是学校的一座小楼里。他父亲是位教师。一位严厉的教师。他对谁都不满意：包括学生、助手、自己的孩子、妻子以及他自己在内。他挣钱不多。他向学生家长们每周收取3个克罗采（奥地利辅币）学费。教室里的凳椅和黑板都得由他掏自己的腰包置备。

那座两层小楼坐落在城郊的“天门广场”，楼名叫做“红虾”。当时不仅是旅店有店名，许多房屋也都有自己的名称。（这座小楼现在仍然坐落在9区胡桃村大街54号，略经改建。）

教师的宿舍由起居室和厨房构成，和这座小楼里的其他住房一样面积狭窄。

小弗朗茨喜欢楼前的庭院。庭院里的喧闹声是可以想见的。他经常遛到附近的一家钢琴作坊里去。他坐在刨花堆里看师傅制作钢琴，并幻想自己的手指在琴键上飞舞。令他奇怪的是：他听到了音响！母亲也相信他所说的这件怪事。她设想坐在她身边的这个乖巧的弗朗茨曾经随着音响飞得很远很远。

弗朗茨很快就发觉，他的哥哥们以及他认识的其他孩子从未有过上述的体验。他们认为这有些荒诞不经，并嘲笑说：“你在瞎编！这不可能！”

然而他继续听到乐声。他不仅是用他内在的听觉聆听，而且用他的舌尖辨尝，通过他的手指、足尖、脚底以至于全身心有所感知。乐声在到处回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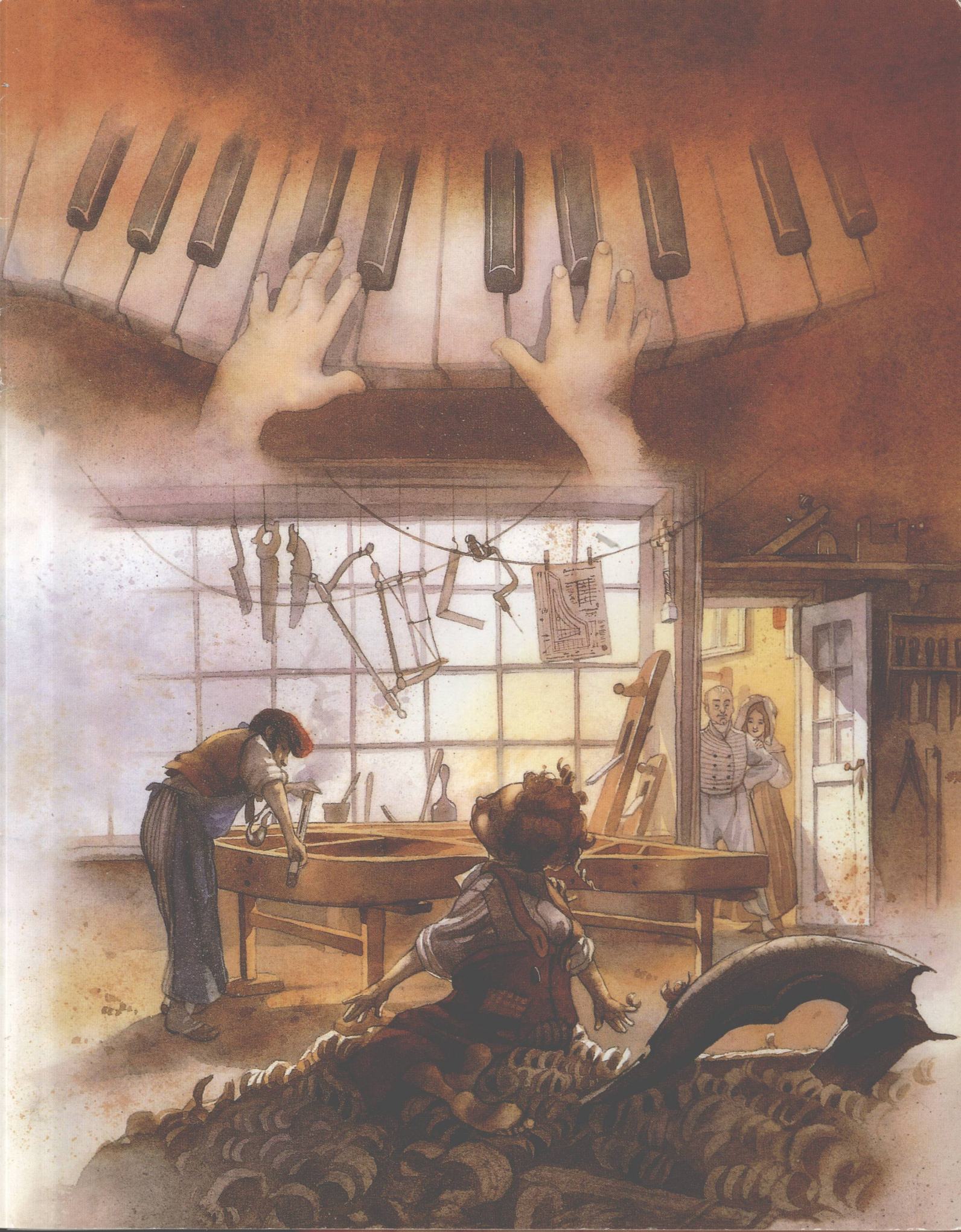
然而令他惴惴不安的是：他不知道怎样才能牢牢抓住这些音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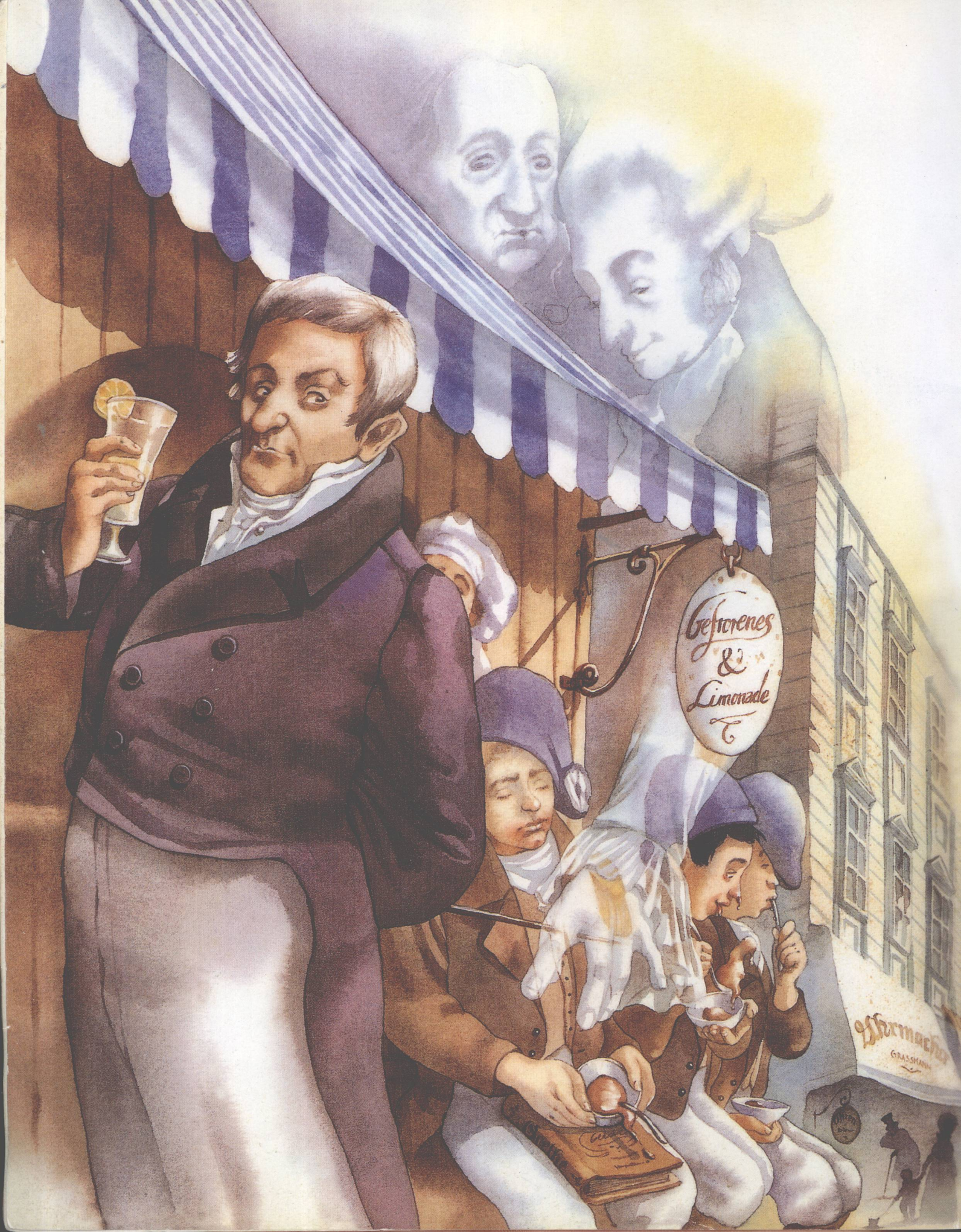
他的父亲最终帮了他的忙，尽管他对自己最小的儿子的前途并没有任何设想。当舒伯特5岁时，父亲让他开始学字母、数字和音符。

弗朗茨学音符比学字母和数字更带劲。他开始专心地抄写以往只是聆听的音符。

他还跟着父亲学拉小提琴。12岁时，长兄伊格纳茨——当时已是助教——教他弹钢琴。

弗朗茨经常不按乐谱上所示的演奏，因为他打算“外在地”聆听那些以往的“内在”感受。父亲每次都为此发火说：“你一定要练习！不是去幻想！”





神学校学生——随萨列里学习

11岁的弗朗茨·舒伯特怎么会突然穿上制服的呢？

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在弗朗茨国王的统治下，奥地利的确已经成为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普通百姓至少要为国王服役12年，但儿童不在其内。弗朗茨穿的是皇家的学生服。他现在是皇家乐队的唱童。他的清纯的童高音获得了许多人的赏识，其中有母亲、父亲、合唱指挥霍尔策以及世界知名的作曲家、宫廷乐长安东尼奥·萨列里。

为数10人的唱童统归乐长管辖，住在神学校宿舍里。他们上中学课程，练唱，习音乐。萨列里经常奖赏“优等生”吃刨冰和冰淇淋。

弗朗茨不喜欢神学校校规严格，像座监狱。父亲严厉告诫他，要言行谨慎。“至尊者的双眼在盯着你呢！”他说道。他指的是皇上的双眼。唱童是由国王宫中照管的。但由于待遇菲薄，弗朗茨经常挨饿。

刨冰还是可以吃上的。他确保了这一待遇。他曾经突然之间有过一种感觉，仿佛已故的莫扎特在提醒萨列里善待他们呢。

舒伯特通过他的钢琴、小提琴演奏以及作曲，最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为歌德的诗作谱曲。他很快就参加学生乐队，甚至担任指挥。萨列里则教他作曲。

中学课程却不合他的胃口。两名凶狠的老师尤其令他心烦意乱。

当变声期终于“袭来”时（虽然晚了一些），人们给舒伯特提供了一份助学金。他的学习得分较高，只是数学虽然努力，还是不及格。

他轻松地在唱童歌谱本上写下了如下字样：弗朗茨·舒伯特最后一次高唱！1812年7月26日。

不久后，他就离开了神学校。



当上教师

舒伯特担任教职了！他来到师范学校，当上了父亲的助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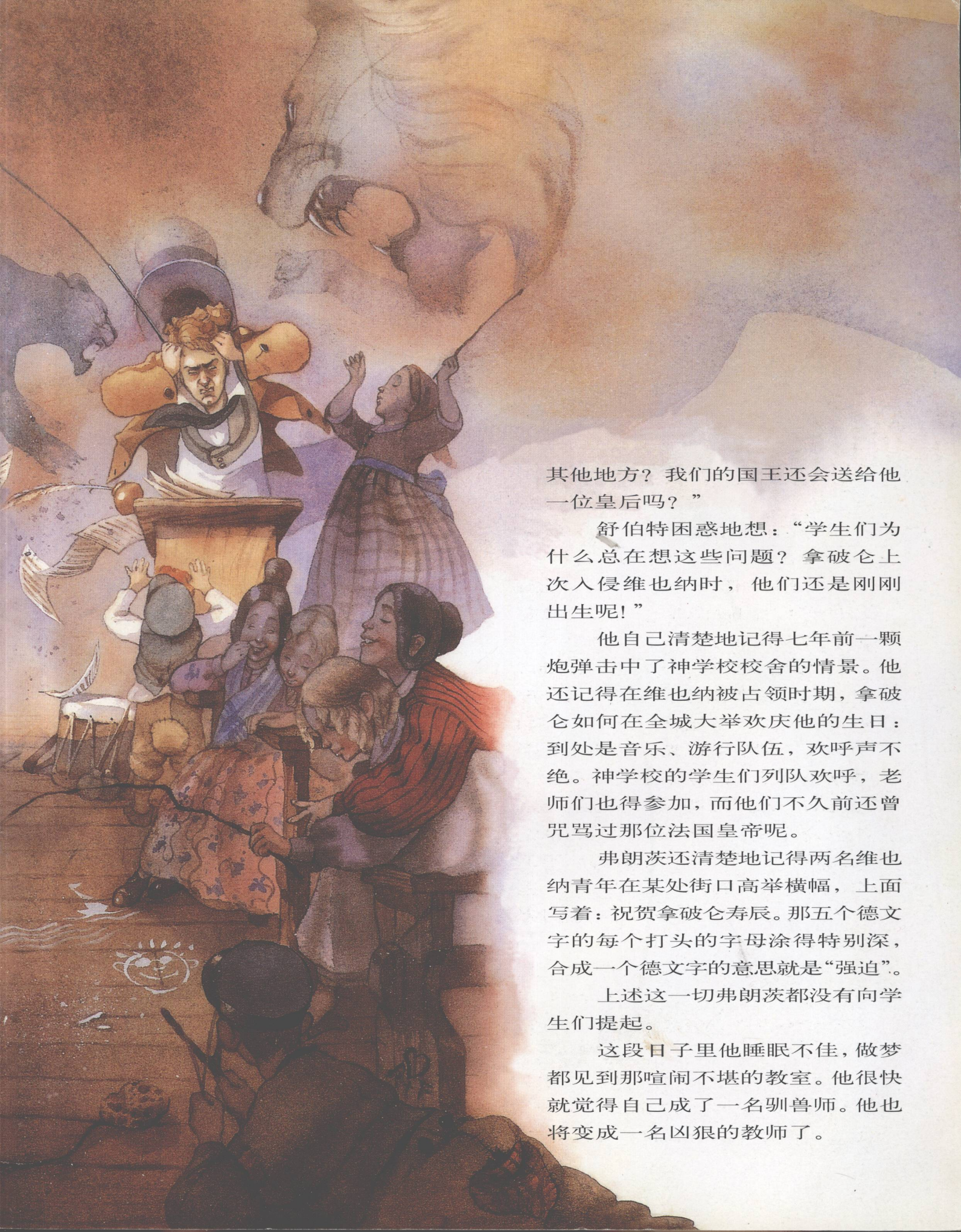
弗朗茨把一切看得十分轻松：“我让学生们做作业，然后我就有时间安心作曲了。”

但是每当他脑中出现乐思时，学生们特别不安分。他们时而大声嚷嚷，提出一些出格的问题，譬如问被放逐到厄尔巴岛上的法国皇帝拿破仑是否真的穿上了奥地利制服逃走的？又问那些来到维也纳参加和平会议的大人先生们姓甚名谁？他们是否总是一个劲地跳舞而不工作，花费百姓的钱？我们的学校里是否有来自俄国、法国或其他国家的密探？

孩子们打算扮演密探和那些跳舞的大人先生们。教室里闹翻了天——比各国来宾云集的维也纳内城大街还要热闹。

几个月过后，孩子们还在忍不住地追问：“危险人物拿破仑真的逃走了吗？他是否正在前来维也纳或





其他地方？我们的国王还会送给他一位皇后吗？”

舒伯特困惑地想：“学生们为什么总在想这些问题？拿破仑上次入侵维也纳时，他们还是刚刚出生呢！”

他自己清楚地记得七年前一颗炮弹击中了神学校校舍的情景。他还记得在维也纳被占领时期，拿破仑如何在全城大举欢庆他的生日：到处是音乐、游行队伍，欢呼声不绝。神学校的学生们列队欢呼，老师们也得参加，而他们不久前还曾咒骂过那位法国皇帝呢。

弗朗茨还清楚地记得两名维也纳青年在某处街口高举横幅，上面写着：祝贺拿破仑寿辰。那五个德文字的每个打头的字母涂得特别深，合成一个德文字的意思就是“强迫”。

上述这一切弗朗茨都没有向学生们提起。

这段日子里他睡眠不佳，做梦都见到那喧闹不堪的教室。他很快就觉得自己成了一名驯兽师。他也将变成一名凶狠的教师了。



歌唱家、朋友、庇护人福格尔

我们今天都知道，弗朗茨·舒伯特寿命极短，他只活了31岁（1828年1月19日去世）。我们真该向他大声疾呼：“珍惜你的时间吧！别浪费时间！你是知道自己的能量的。”然而实际情况是：他还得在他父亲的学校里工作——每天8小时。父亲有五名助手，但学生数目是三百。

弗朗茨教课以后，从事作曲，他每周去萨列里处多次。为了求取音乐上的长进，他勤于阅读。他为歌德的多首诗作谱曲。他经常带上他的新作品前往神学校，和那里的朋友和老师们一同歌唱和演奏。他的过去的“监狱”现在成了他的好去处。然而他要求不仅是自己演唱所写的歌曲，他还寄希望于“大牌”歌唱家。为什么就不能请动著名宫廷歌唱家约翰·米迦勒·福格尔呢？友人肖贝尔于是极力促成这两位艺术家彼此相见。

福格尔最初推辞说：“我现在不打算再演唱了。音乐已经灌满我的双耳了！”然而当他在肖贝尔处听

了舒伯特的歌曲时，吃惊地说道：“这些是歌曲艺术中的崭新事物！”

著名的福格尔对初出道的舒伯特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很快就在自己的音乐会上演唱了那些不同寻常的歌，并向各界进行推荐，尽管维也纳的听众当时一味崇尚外国音乐，尤其是意大利音乐。

弗朗茨现在感觉到自己羽翼逐渐丰满，打算“跳出”父亲的学校。他只想为音乐和靠音乐而生存。父亲担心说：“你才20岁，这恐怕搞不好。”

弗朗茨最终摆脱了一切羁绊。他为今后不再需要深夜工作而高兴。他现在住在维也纳城内的一位朋友家中，可以整个白天进行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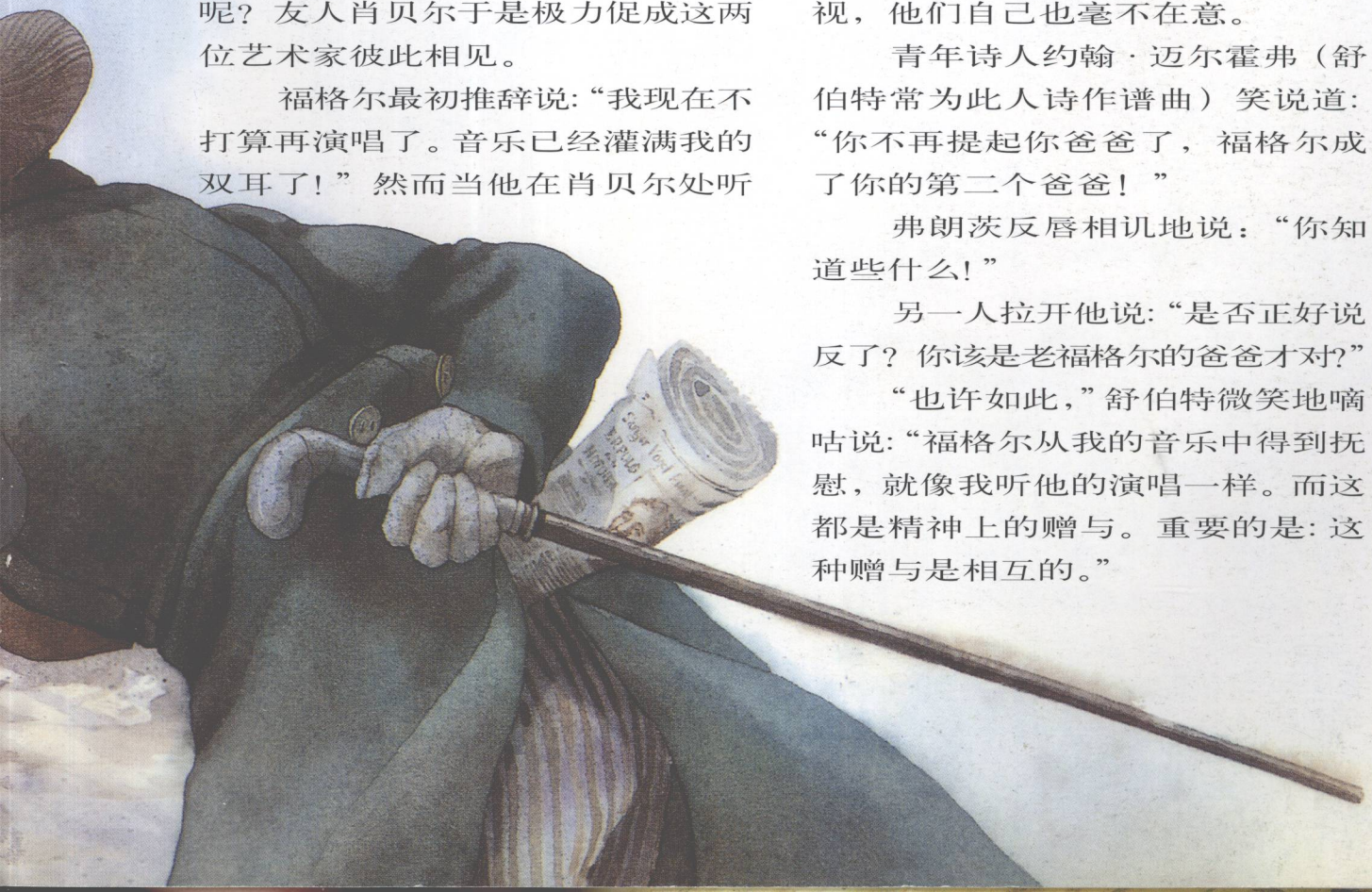
当他和福格尔在一起时，乐思源源而来。这一高一矮的两位艺术家一同走在大街上，招来过路的注视，他们自己也毫不在意。

青年诗人约翰·迈尔霍弗（舒伯特常为此人诗作谱曲）笑说道：“你不再提起你爸爸了，福格尔成了你的第二个爸爸！”

弗朗茨反唇相讥地说：“你知道些什么！”

另一人拉开他说：“是否正好说反了？你该是老福格尔的爸爸才对？”

“也许如此，”舒伯特微笑地嘀咕说：“福格尔从我的音乐中得到抚慰，就像我听他的演唱一样。而这都是精神上的赠与。重要的是：这种赠与是相互的。”





斋戒节庆典和《婚礼烧烤》演出

舒伯特一生的头20年几乎都是在学校中度过的，现在他才有了充分了解“外部”世界的机会。但“外部”世界显得比教室更加令人疯狂。

他在面包房里听到人们在不断埋怨和诉苦。面包又涨价了。许多妇女在拿破仑战争年代丧失了她们的丈夫。现在她们一人带着五六个孩子在身边。日子愈来愈难过。但这些人在大街上是不会出声的，尤其是看到有警察在身边的时候。伤残军人恭候在教堂门外——不是为了祈祷，而是乞讨。

饭店、旅社、舞厅十分拥挤。这

个大国的首都盛行跳舞。人们听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罗地亚、波兰、犹太、意大利、波斯尼亚等地的舞曲。奥地利王国各地的舞曲也随处可闻。维也纳圆舞曲近年来十分流行，令人难以忘怀。

“当人们在疯狂跳舞的时候，是不会产生危险思想的。”友人肖贝尔解释说，“我们的梅特涅侯爵想到，这样一来，这些人会感到精疲力尽。起义就难以举行了。”舒伯特对维也纳的跳舞狂热感到惊讶。他也为此作出了贡献。尽管他自己并不跳舞，却写下了大量舞曲。

在一次斋戒节庆典上，肖贝尔



向舒伯特指出，他的音乐也不乏幽默风味。他的微型歌唱剧《婚礼烧烤》也许不合梅特涅侯爵的口味，但也不会有人邀请他来欣赏的。

《婚礼烧烤》剧情说的是什么呢？

偷猎者特奥巴德打算为自己的婚礼去猎兔。他的未婚妻特雷舍起先是劝阻，但终于还是为了帮特奥巴德一把而共同去偷猎了。她很快也兴奋得冲昏了头脑。夫妻俩都没有及时发觉护林官加斯帕尔的来到。两人被捕。护林官在两人的苦苦乞求下终于心肠变软。确切地说：他收受了一块银币，还有一张婚礼请柬——去吃烧烤！

参加这出音乐剧演唱和演奏的

有卡蒂·弗洛里希、弗朗茨·冯·肖贝尔（本剧脚本作者）和约翰·米迦勒·福格尔。琴旁丑角的扮演者佚名。

舒伯特在现实生活中确实被捕过一回，并非是为了聚众闹事，而是因为和来自蒂罗尔的朋友们在宿舍里欢聚。半夜时分，门被踢开，三名身穿制服的人和一名秘密警察进房抄查违禁传单。被抄查者没有求告，而只是感到可笑。抄查无收获，但还是将人带走，审问和关押一通。来自蒂罗尔的学生被逐出维也纳，因为他们是蒂罗尔人，被认为是思想自由，形迹十分可疑。

舒伯特本人次日重获自由。神学校时代的一位朋友约瑟夫·冯·施波恩为他做了保。

流浪者舒伯特

舒伯特尽管交游广阔，应对自如，但他也觉察到：自己在常规世界上不过是一个客人而已。他自感是一名流浪者，但跋涉的地方并不多。他经常不过是在围着维也纳兜圈子。一会儿在市中心的东面，一会儿又在西面。他经常是住在朋友处，几乎家家都住过，所呆的时间都不长。

“好在我没有钢琴！”他寻思道：“否则每换一个住处够我受的！”

他编曲多半不用钢琴。每当新的旋律“涌现”——多半是躺在床上时——，他就立即动手。梳洗、穿

衣，甚至吃饭都不在意。一杯咖啡或茶已经足够。烟斗是要点的，但也不是非抽烟不可。最令他恼火的是：照明程度欠佳，不得不每隔半小时剪一次烛花。

毕竟他还是缺少一台钢琴。编好的乐曲还需要弹奏。朋友们——施波恩(公务员)、迈尔霍弗(诗人)、肖贝尔(名士)、里德尔(画家)——提供钢琴给他使用。里德尔提供的次数最多。怎么个做法呢？

里德尔和舒伯特约定了一个暗号。他的住所是沿街的一所房子。如果窗前落下窗帘，说明这位画家

